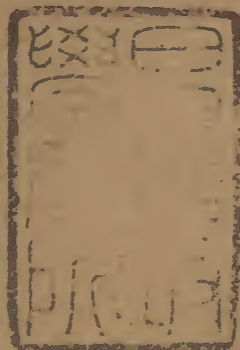


宋文鑑

百廿之二
書



漢書門類			
三	一	三	三
八	二	七	二
冊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二	八	三	書
函	四	二	
一	八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 (39)		
函號	362	43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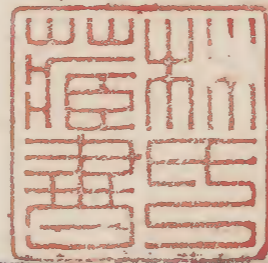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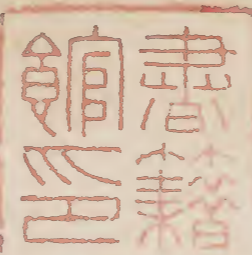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

書

上蘇公書

與石司理書

與張江東論事

上張虞部書

與王觀復書

答李推官書

與陳瑩中書

答李景夏書

謝祭酒司業書

上丞相曾子言書

上蘇公書

淺草文庫

陳師道

張舜民

吳孝宗

豐稷

黃庭堅

張耒

陳師錫

鮑欽止

周行己

晁詠之

陳師道

散從還辱書伏分經曰石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
託此賴復爾違闊不壯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
其樂及相別亦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
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
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
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
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
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為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
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
此當以老為戒以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
如來示知人固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
刑公長於知君子知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
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於武

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
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祖諫咸作使矣未聞託之
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為手足
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
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夫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况同
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
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上終始不
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未疾
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當竊悲之故謂知
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閣下以為如
何近見適承議說得閣下書復伸理前所舉刺文實
獄事聞之未以為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
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

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閻下前為類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類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閻下之所當馬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閻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閻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列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重慎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張

舜民

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則以手書發而詳讀其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尚了然定可畏大凡人見悅目娛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行立不與流俗汎汎然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苟有是心由是道雖使孔子見之必曰可畏况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關陝間今又見故人子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刺其禮有如市者切有疑焉設以我為貴者不賤之匪特人之為賤亦不唯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當少壯之時嘗為世俗之勞心至于今日晚得賢之

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目賤也茲固不足多饒已來勿知攸濟嘗思之小為世俗之事矣苦形味先生長者之論乃知

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收徹烈心變姓名入江海則齒脫髮禿形骸若是朝暮之人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淚悲泣而及哉又念無言不讎之訓苟呂君覆將及門何以報可奈何尚有一語可以爲予爲童子居鄉閭從學者聽師中講道事業乃云五少政事前輩登朝廷歷而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爲學者所共趣之每聽歐陽公多談吏事既

知爲何語也既年漸長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忠歐陽公司馬溫公王荆公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

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大底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編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迄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蘇明允先生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講說亦必自任吏能或問之乃曰我處歐陽公陳公亦處學來然師中子瞻亦自負

之語爾近歲論民謫居房陵得陳公弼修城記嘗以此
事書其碑陰今天敢為下執獻夫子學道也聞之有
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其根胜利鈍雖茲政能在勉之
而已必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告之無倦若道學
之難也吾子少在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乎其大者
也茲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三隔幸亡以蒼陋
為忽非唯左右之為獻兼告之蘇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 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回致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為閣
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葬江東今之應
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為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
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回致遣哉矧安國未嘗
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

之亦不過按虛銚相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
也閣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為詭隨
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揚韓之屬
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閣下亦曉夜與
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閣下以詭隨取笑為疑焉昔之
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則
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閣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
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
則是凡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
俟其死後論之以為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
為實用也此何謂哉為閣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
當問其會有人舉也抑不知閣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
賢耶不賢則閣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為賢閣下之舉是

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出而盡善矣尚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則尚何暇慮不賢者笑哉况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為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者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為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父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閣下又何以諸隨取笑為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口即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而舉之然後庶乎其入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諸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閣下也秋之孝宗之於安國

相愛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僕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閣下使為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上張虞部書

豐稷

援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為損不細竊求其端而掌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公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為屬吏今既遇嗣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

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與王觀復書

黃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勸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勤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造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微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

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意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亦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四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嶺巴巽火三蟄楚知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宿客妾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月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日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

賦及雜詩等誦詠愛難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
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遂作體制往往
已有所到也夫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
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
下與夫平居飲酒笑話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
官位姓名如卑賤之且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未為知
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
得捨雖但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
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環
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
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
者抑來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
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之口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也

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
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
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
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
而隙開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
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
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
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
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
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
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
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
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

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泉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
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蛇之玩耳江河淮
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
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白讀為奇之文也六經
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
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波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
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
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而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
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句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
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兩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
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稱不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
言質俚而不肖也

與陳堃中書

陳

師錫

春別累月不暇作書為問而傾鄉之心合頃不忘李君
至辱手書伏聞謫官東去松一如也繼衛守急足回又得
所惠文喜聆起居冲勝甚以為慰蒙示目錄論及二編
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鑒然其言數齟齬者
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夫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
事目未通徹耳敢以所聞泰下晚儻以為然當有裨助所
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賣不當
進日錄以為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耳而不知其
為誣偽之書也公熟閱之當盡見其誣偽之書也不知
其為誣偽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誣謗者昔嘗見
葉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辨
焚他書以給公公歿下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
於因事記言為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孰不欲辨明

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姦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價實有望於吾友也然吾友謂安石聖人也與伊尹同侪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校時應舉覓官析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從其說至於立朝行己則是是非非烏可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唱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爲賓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君之爲君明此北面舜之爲君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爲說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賓主耶五友謂安石神考師也此何言之失也 神考於熙寧間兩相安石首

尾不過九年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而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夫嘗不守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爲更張鮮不召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注不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傳說之訓高宗亦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剗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而愈通法則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 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 神考初政有爲必有剗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可

因弊革故再新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痛蕩一切顛倒
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
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橫目之民但趨賞避罰安
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醜
於

祖宗時如何廢取之廢立於

祖宗時如何人才之美惡於

祖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

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皆舊彫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
幾希而上之八方且紹之迷之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窮
力殫弊盡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
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
若謂刻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

經義之能有作成人之才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
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奧
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
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輒
以此浼聞此事匪易辯更須熟考日錄根本識其真偽
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謫然居善地不足
憂惱師錫緣編排舊疏早晚必有行遣決無輕怒之理
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遣人附此書幸為秘之勿重
期罪也

荅李景夏書

鮑 欽止

向辱善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反彌日到家未弛擔小
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忽忽無好懷受代不遠俗事日
加多故因循不得為報皇恐皇恐師又到官亦已暮年

靖共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行其志期於無媿而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某官曰此不足為也皆偃然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為乎夫富貴在彼不可期終身小官亦終身不事事矣然則食人之祿獨無媿耶錄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任用重輕與古殊絕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顧皆不急然莞庫犴獄率兼領之尚號為煩碎欽止始至之日與之立科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曰公儒者翰墨職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銳始者久必怠然欽止為之將三年也蓋如是而後安夫材力不任其事冒焉以居材力足以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冒焉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免矣如國何此時俗習以為常云云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遠器

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日也與市井小人商榷銖兩惟恐無贏餘以登有司之課越若有可厭顧官以是為職欽止私憂執事之怠也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譽皆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拜受賜朋友道絕久矣今為尤甚平居接盃酒出肺肝非專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為道義陰為勢利尚多此族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濱見賞於歲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脩之高風而欽止非其人也乃幸辱焉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誦此章以為左右之報冬依凜凜未見伏惟進學自愛

謝祭酒司業書

周

行己

古之為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

為之未嘗認認焉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序之教孝

樣之義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為竊且亂也後世之為教者異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為迂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寵辱以為實有嗚呼胡為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為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為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為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

匹夫軍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為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為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為天下者為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已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為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僂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斯須有不廉於心之餒謂古之善充擴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此者 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行已嘗以其所知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

越去等夷技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疏略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已者抑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為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為國家得天下仁義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已亦自有心矣故因近世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上丞相函日子宣書

晁

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為有以致之古人論天人之精微窺機變之原本者蓋及乎此矣不可不察誅之不肖獨喜喜女論天下事以謂治亂存乎時所以致之者繫乎相故昔者考古今之迹而論之曰有一時之相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者雖工必拙暫安必危禍不勝諱其術出立丁萬世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其

福愈久而愈傳周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出蓋十年其子孫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鞅李斯相秦當其盛時天下有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廊廟之嚴而身無旦暮之安其守至今亦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名公卿非必有往者而主智之姿其術是也卒享安榮王導當晉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敦之嫌其術是也遭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實終江左裴度之相自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矣而禍不旋踵使裴度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禍敗亦不及魏謩李德裕也德裕以謩楊李所薦亟貶逐之如此禍何可免本朝呂文靖三相而身愈安其間蓋多事矣而禍不及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替此二公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享富貴最久至今

為大家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也周召衛畢
下及文靖其術出乎萬世故祗恪謹審戒乎妄發利於
今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我顧其將以復於人屈折於
天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遠于遠近天下歌之屈仰其惠
故蒙護毀而毀不替遭時變而死不厄其子孫亦有無
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才且賢也其術出乎一時
故矜其智能倚其勢利利於今不思所以害其後快於
我不顧將以復於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為仇無近民之
政使天下惡聲必出於已故寵極勢極時遷事變則禍
不勝載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之乎抑獨天命果不可
以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膝之言廟堂論爭之
語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忠也士大夫
失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事于周旋變激如謀

已私知執事之於善人厚也異時州郡間黃綠軍興以
漁斯民者執事察見不少貸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
善人之譽執事者日益多道日益光而名日益美故執
事遂相今天子豈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
所以望執事者益衆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及
於士大夫而德澤浹于天下益屈已下士無愛爵祿使
無遺材賢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達為和氣
無賢不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外及四夷
皆知仰執事之名姓朝廷有太山之安吾君有神聖之
治執事亦有無窮之聞賞惟萬世相之術于以永富貴
建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偉歟詠之愚不肖自先
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日益
遠而身日益不偶可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哀於

王公大人之前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警者知執事
之明兄以致是而諫之之言亦宜聞於執事塵冒鈞聽
俯伏待罪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啓

賀刀祕閣啓

回穎州曾學士啓

賀寄州李相公啓

免奉使啓

答胡秀才啓

謝館職啓

與晏相公書

回文侍中啓

回諫院傅龍圖鑿遺書

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回寶文呂內翰啓

楊 億

劉 筠

夏 竦

夏 竦

歐陽 脩

歐陽 脩

歐陽 脩

歐陽 脩

歐陽 脩

歐陽 脩

賀呂相公兼樞密啓	賀呂待制啓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賀參政侍郎啓	鎮府謝兩府啓	賀司空呂相公啓	知陳州謝上啓	上鄭資政啓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上郭侍郎啓	謝王司封啓	謝提刑啓	上韓太尉先狀
宋	宋	宋	宋	宋	李	張	劉	劉	王	王	王	王
祁	祁	祁	祁	祁	淑	方平	敬	敬	安石	安石	安石	安石

知常州上監司啓	賀魏韓公啓	賀致政趙少保啓	賀致政楊侍謚明啓	謝高麗國王啓	謝知制誥啓	謝相府啓	賀歐陽樞密啓	通倅謝兩府啓	賀刁祕閣啓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蘇	蘇	姚	楊
安石	安石	安石	安石	安石	安石	祁	洵	洵	億

羣玉之府圖籍攸昭承明之廬後賢所聚自非兼該文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有多聞之益則何以掌蘭臺之祕記辯魯壁之七口文克分豕亥之非榮對鬼神之間

允資鴻博式副選珍恭惟某官竹箭貞姿天球祕寶一
自翰飛南國便歷百了攬奏賦梁園載居右席薦紳之所
推慕負袞之所嘉稱冊羣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攝齊而請
益矧乃紫宸引籍行行春循吏之謠益宣於十部望
郎之選荐歷於三吉至公望愈隆天眷彌厚屬東求於髦
碩用刊正於縑細擬明庭伏奏之勤副延閣紬書之選
矧乃育材之地適鋪吐下武之期禮遇甚優不至子雲之
寂寞品流以別且而而方朔之談諧某限符竹之所拘捐
風期而尚阻願言應父林倍異等倫

回穎州曾

于士啓

劉

筠

伏念福局至庸孱弱
以趨風甘受嗤而暗
綸曹仍參靈職帝之

如多病暗於機用動涉背馳恥介寵
頃述向者起於將廢擢是無聞猥玷
口郁穆殊無演暢之工王度清夷深

積優游之幸自惟籍吹因極常涯矧乃金馬蘭臺名傳
舊德榮滯者過半零落有是繁孰謂飯生更希殊進誠
以衰門積豐諸寡食貧敢助豈敢於直廬都倍願補於
遠郡棄讓守之方闕荷七元聰之俯從聚庇本宗才罹歲
命豈期優詔更移近藩復依仁者之鄰實出非常之契
適將敘款俄辱誨函披昭錦之英詞徒知誘進示異牀
之謙旨殊匪為儀欣悚又懷銘藏奚克

賀舒州李相公

夏

竦

伏審肅膺鴻沛起殿文道伏惟慶慰恭以其官沈正秉
彝清和懿德經三聖之繼紬繹惟深貫萬物之儀臣隣
有翼曩屬先朝違裕臣當與嚴密肅羣邪陰窺時柄允
繫哲輔克殄凶謀防檢去明澄綜多辟虹氣由是霽止
霄塗為之密清精貫三辰賴深百辟終以洽聞飛語引

去上司傳政深又越處孤節彌諒高揖自沖擬榮
悴之交人言無間失左右之手國體幾虧大號繼明巨
慝感露狐鼠失其深穴野堯食於諸人協氣雲翔皇朝
電招登洗司制延即舊日眷惟曩贊之賢首被優深之
渥慰藉良厚毗倚增隆支安涕夷念深於王室謝傳憂
樂望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於密勿至公來
復有識相歡薦紳攢耳以聆風斯文聯冊而刊美洪惟
高節絕出常均某格守郡條欽聞朝渙不獲拜伏車下
奔走道周仙私慶於單危將永歸於挺鑄

免奉使啓

夏

疎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侑幣寔
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
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聞禁休之音車

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姻築館擬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
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
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屬商
利於摘山闕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
義之心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荅胡秀才啓

歐陽

脩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脩德而自厚論材較藝則下或
銜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之俗
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佐伏以秀才學
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
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
者雖恥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遂兩
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別朝廷之選士惟寒俊

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想必也拉官學古為政臨民
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已効以必爭苟
終身之不回雖一省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
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正能否明辨是非形長
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也慚淺識推竭至公漁
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為

謝館職啓

歐陽 脩

受命之始榮耀交并伏以國家必聚天下之書上自文
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其子墨之文章下至卜
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書靡所不有號為書林
又擇聰明俊又之臣以遊其間以其校讎得以考閱使
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治四幽荒隱恠之說無所
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七人思宏博之彥出

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補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
此出所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
菁我之育人才易鼎飪之養賢者苑在茲選得非茂勳
然而厚重職閑則未免口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
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
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
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
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
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
有微效奏御之自鳧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
時而幸會實有覲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
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弃遂令
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顯惠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

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晏相公書

歐陽 脩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令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每膺圖任伏惟止為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旄麾無任激切

回文侍中啓

歐陽 洵

竊承顯奉制恩若膺寵拜伏惟驩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紉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采勣冕旒之遠喜聞履息之聲從容語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親者若是惟先帝之巨宜加異數之優以為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此搔於蟻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摺曲示誨言趨實祀以無由積感悚而徒切

回諫院傳龍圖蔡違書

歐陽 脩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依已積於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

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違教違銘之肌膚
永以徧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穎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脩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
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枉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兩邦
粗有人事加以太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敘急
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衰朽得以
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爲樂須
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脩

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陞華內閣仰惟道德名
望之老父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
謹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以朝夕論思

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
凡在縉紳皆同慶况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
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顧與世而益踈豈無嚮慕之
私殊闕寢興之問於斯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
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
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呂相公兼樞密啓

宋 祁

伏承光膺朝制兼物天樞伏惟慶慰竊以三公之尊古
無不統五代多故繼乃有歸別咨適臣以本兵柄部分
將直出於禁中參決其兵不關於公府承流浸失革
弊在權惟時宗工古對明命其官世基厚德天畀大猷
無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寵任之美則詠於崧高蒸
民協濟聖功丕冠皇極然德有重儆運無常安遼種寒

盟表昔盜塞保障四鄙未使窮追調發千金不無煩費
上意尤注時柄難分果岳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使
日布焜煌之冊書百辟歡聞多方抃愜方且坐料脆敵
陰伐詭謀案邊吏之瑣甚精轉關中之漕相繼漢皇萬
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六奇遂倚先幾之勝奮庸有待
訂美無倫某適縮州章方遙謁舍詔文布下私慶叢於

賀呂待制啟

宋

祁

伏承祗膺召節將浩昕朝詔目疾騰士倫交抃恭以某
官食德雖舊挺世自高使煩而能與聖胥會河朔艱食
縣官乏財首膺僉求大經用度游刃於肯繁之地遺秉
於滅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食殿最百吏察不過條
見效者明清議惟允用虛前席之待趣時追鋒之還至
於邊保盈虛士夫臧否料敵人有以進退繫今日所以

安危必為上言
世司徒紹鄭人
接游從又棲蔭
惟競

以救時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階再
之前美一門宰相匪衛公之獨賢祁素
朕側聞稱促陰禱延登慎夏有初舍祥

定州謝

到任上兩府啟

宋

祁

仰對明綽俯循
無容愧竊念祁
應強以軍旅此
言狀方撲被以
朔營屯香集亭
十萬無日不討
忝僉俞伏以某
收百有一之長

卑組地由邊重帥以儒榮任不值能顏
短謀腐學病質衰年自宜力於藝文不
者承乏真定臨制中權率職半暮無治
須去俄假節而益遷進領博陵深控幽
鄭暉縣列屬九州有宜得更於事哀眾
於師號為劇藩當待賢牧寧茲無懦再
官明惣庶官輔與邦緯廣十取五之路
謂愚可矜雖拙猶用遂俾文吏超攝元

戎所賴虜運百年天聲萬里戍餘卧鼓之息誠無早闔
之虞操筆可制豪桀之驕持簿可期租賦之入倚國為
重積日效勤不然菓林一枝素省身而斂分假令入竹
萬箇甘贖罪於曠官延治不私併懷知所

賀參政侍郎啓

宋 祁

伏審光奉制書進知機務伏惟慶慰恭以其官函德之
厚剛中而明放力四方寅亮丕績邦被風教用飭民瞻
天賜耆明俾輔王室果咨魁壘之彥入佐調燮之宜追
鋒疾驅前席延拜揭日當午物無斜陰推雲崇朝澤有
餘潤赫蹠行下薦芻歡聞祁方守塞防側聆恩冊振襟
私喜詣府莫誌

鎮府謝兩府啓

宋 祁

常山劇部全越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于分榮

不償慙 伏念祁為術空單稟生厄怯叨華禁署謬籍
廷惟孤 出以自恃無游說而為助年將壯邁疾引衰來
遂巧外 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朝無廢人料自闕州受
以戎闡 因過都而俾謁緣重帥而許遷敢留于行已賤
而職此 盍伏蒙某官助邦善育為上亟言茲擢誤加庸
底思報 藉以河朔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
然而租 承平之習訓練弗精因流饑之餘廩帑常乏馬
不充士 官靡值才莫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用之窘
交相為 慮未知所圖伏冀廟謀深體邊務時隄於未潰
之日投 樂於可瘳之初誓當悉心稍期集事守符云始
趨府方 除託庇高明叩袷危戀

質司空呂相公啓

李 淑

伏審顯 奉制書進開公府馳郵旁告望履眷歡恭惟某

官直德闕材懿文淵識感會明聖奮庸宰衡陟降三階
網繆四近拱朔於惟墻之漸啓發睿謨燮熙於鼎鼐之
和採正皇度基於忠直而其用若晦發為經綸而迭使
以煩士鑿有歸王室是賴固已功輝當世名高古人自
兵後之騷邊囂朝謀之待畫舉圭趣召則民識所從所
素定疑則師有必克矯前違而不伐制勝策以無遺帝
眷彼先恩章果沛諡於輿誦以合賢期在昔揆路之升
及此歲陽之變若時拜夜未日疇勳姑以遵漢傑之奇
成遲周時之凱入詠王體以為意非私扞之敢謠歸門
之餘蔭字知庶限有印章之繫莫違賓館之趨企戀忻
翹叢集丹悃

知陳州謝上啓
張 方平
太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

京師首善之流實勳舊均勞之地祗膺朝命盤領藩塵
伏念方平平世為修散財之用荐更臺閣之要久司戶
牖之嚴海島暫留亦受太宰之饗風簫忽過豈諧雅奏
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末節遂以窮年攝迹閑
曹分從於病發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
治均贊時化育亮承通於百志燮友周於萬微大道甚
夷至誠斯格取不仰履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鉉刀聊施
於一割所憂以馬乘難効於長驅

上鄭公貞政啓

劉 敞

邈遠符光亟亟冠歲籌晞虹蜺之隆耀渴江漢之清流心
如旌搖訊將以絕伏惟坐鎮南國翁寧純禧恭以某官
京靈山川為山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至誠而協中往
者董正武經冊參公鉉折衝出於罇俎威令被乎夷戎

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四獄之任下統諸侯而姬
旦九罭之詩成思褒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啟聞於知
人幸茲守土誠陶鈞之遠及趨榮戟而無緣仰冀上為
廟朝益綏福祉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劉

啟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物車
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豈有抱空
踈之安守撲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庸擢從講聞假
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
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運鈞之化隆作履之功至和平
分羣力並用不愛美錦曲從庇身之求中錫介圭珞比
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為陋事君者以居中為榮
揆能苟微冒寵思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

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
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
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
書之衆或以為煩方隨
昔無因鑽仰於緒餘敢
矜其行之疢賢而容愚
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
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
豈易談言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

安石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詎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安石鄙
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
任官聊盡為貧之謀苟間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

夕賓禮賢豪包收疢賤蓋嘗沐

下風孰云去離遂曰疏片徒以

大竿牘之勤不足自効莫府文

得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

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

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

目養之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

村次郊關即趨牆屏其為感喜

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既更畿將顧神明之罷耗當事
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未遂一身之賤微分千
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山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
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寸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間苦蕪
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頌
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洞察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
將明之材簡在清衷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
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宜亮賴未期望履元切馳情
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賀韓魏公啓

王

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
磨備三公之典策貴極一亩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
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秀

熟所長尚有云補下塞讒慝之口上答甄鎔之私

上郭侍郎啓

王

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
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
常之等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
言誤知欲觀小試審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
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
願易而佗使依違王事雖各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
平之不欲高羽在上悃悃發中臨咎任忝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啓

王

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心失所持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
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
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

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為是
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
吏以至其去重煩送迎又謂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職
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德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王

安石

叨備一官用更三歲不特罷廢實賴全安適值使車按
臨州部頗望風而震現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
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遠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
雋善迂福祥固有神以陰來輔稍褒陞之寵倚立以須
伏惟為上自願副人所望

上韓太尉先狀

王

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策之用有疏
節以累含容之寬之仁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

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摠
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
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
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
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
疾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
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
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
舊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
寧四方崛起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
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安石久
於庶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並當大有
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閥非敢忘於舊德逃聞新

命竊仰遐風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昭懋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安石

伏審得謝中楹戒歸下國孔幾致仕議臣雖願其留陳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夫丁時翕絕取道阻長繫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拙忠情無死登備諫工掌已

告嘉猷千后奉將使節則必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
導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閑猶嗟於不試
引年去位循禮得中惟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
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
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謝高麗國王啓

王 安石

伏以副疆阻閱觀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旃及
國摯寶在庭逮以好言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
恭惟大王膺保德名之戰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
之多存冀順節宣深必致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謝知制誥啓

王 珪

載右史之筆初冒於三洞光典四禁之文遽更於近職寵
非材稱幸出意涯竊田心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

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
恐未易講參鄭之公追醇醲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
書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太微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
微有如起兩都之隆以開元之樹其間詔書之始下政
事之所施固多高文十八冊之傳嘉謀謹議之益使王言
溫潤而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
爾文上有惟幄宗工知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
鴻儒碩學以閭闔精思之際况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
所司匪肩異倫實點器序如珪者姿稟沉霽器能粹
學承之適間於古今治亂之適識滯於用貌二賢知馳
騁之奇偶濫借於計才八幾躡先於辭級往禪劇治趣駕
昇星之車還預傳遊說以對高門之地未及承明之轡已
櫻司會之繁一涉丹墀下得識天子之能事更持紫橐

亡史臣之多聞敢意瞻獎之靡遺恐擢瑣京於非次給
北宮之禮才奉試言之榮荅淮南之章俄參視草之寵
重念去書林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即綸闈之趨仍伯
氏詔文之舊豈容單陋寢竊高華以蓋伏會某官以材
猷粹絕覽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主名教之歸啓迪當
世之事功樂育四海之豪峻如大庭之旅萬玉不以珉
珉而即捐如匠石之區衆材不以樛楠而後巧致繆茲
舉以矜無庸敢不佩飭訓辭參析體論矯其一切之習
策所未至之難慎漢制之頌期盡追於三代揚堯言之
善使益誦於四方或犬馬未衰冀消壁有補庶切君恩
之報敢忘已日之私愚心區區未識所錯

謝相府啓

蘇

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

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官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人未之知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承認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訂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賜而熙不寒而慄願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

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苟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賀歐陽樞密啓

蘇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荅勲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無跋足之求僅若息有之所自聞此命欽賀實深蓋

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
舉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
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
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
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
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
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通倅謝兩府啓

姚

闕

書局備員僅兆於譴謫海濱貳政實賴於獎提脫去塵
埃奔走之勞遂獲清閑風土之樂養親有裕處分亦宜
伏念闕學不知方寸非適用嘗欲慕古人之節故窮達
去就之粗明不能忘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向
緣一第偶竊小官區區於米鹽簿書之間無所增益於

高學錄、於繩墨法則之下固已喪失其本心適下
先帝之御圖閱悼太堂之廢禮謂所職者因緣而無
故其書皆顛錯而不亡九歲時凡欲按行聽於胥吏之
舉朝廷將大興作詰之有司而莫知以國家文物憲
之盛儀而君后祭祠燕享之大法遠則迹商周之故事
近則追漢唐之遺風亦革或因有損有益苟至於殘勝
而不考將何以依據之而奉行求其本末之並存莫若簡
編之備具俾有定責也立別資顧惟不才輒亦被選然
而案牘紛多而義皆無統紀綱踈略而事莫得詳夫以
鄙陋不學之資而當筮述所難之任勉焉或局浩乎無
涯磨精畢力者五年補闕收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
美大 本朝制作之方亦聊以綴緝緒餘備來者考求
之用然不能秉義以收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變之來

妾以芻言之真擊排所以至徒有愛君之善心忌諱不知
殆匪謀身之良術幸賴主上寬仁之厚明保庇之
全謂罪雖可戮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或不妄特
蠲深憲俾得自新出以莫大之恩獲此非常之幸引身
自咎固絕望於當時在桐祿苟安諒卜休之有日惟其沐
浴於盛德之際歌詠以太平之中凡外物之儻來皆虛
心而順受過此以往去不知所裁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啓

謝倪評事禮書

代賈內翰荅蔡州錢龍圖啓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啓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啓

代問候程密諫啓

代謝兩府狀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啓

謝除校勘啓

與孫觀文啓

賀致政少傅啓

回登州知郡司封啓

陳襄

強至

強至

強至

強至

強至

強至

強至

強至

蘇頌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謝應中制科啓

賀揚龍圖啓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賀呂副樞啓

賀文太尉啓

登州謝兩府啓

謝中書舍人啓

荅試館職人啓

謝費朝奉啓

賀范端明啓

上參政侍郎啓

賀諫院舍人啓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王

沈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軾

安國

括

賀蔡密學啓

謝館閣校勘啓

謝中制科啓

賀河陽文侍中啓

謝倪評事禮書

張

林

蘇

蘇

陳

載

希

轍

轍

襄

襄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
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然後能修身行禮
循法度奉祭祀以配君子而成室家之道也襄有先人
之子蠢愚弗能教徒聞古人之大義而未能志其一二
今足下順先典貺襄書禮以取其嗣秀才德成業茂將卜
昏事惟以襄貧賤之門是擇宜具非其宜既辱嘉命襄不
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公事

代賈內翰荅蔡州錢惟熙圖啓

強

至

承即便時已開尊府蓋賢者以出處一致因請宣風天子恐侍從久勞遂容均佚寵之士諫之優秩付以中京之輔邦未列慶函首結榮績矧本朝之雋老寔延閣之真儒力通聖言俛華蚤勸經帷之講日瞻法座之光厭事朝游樂觀藩政然而公卿要明大誼自昔推崇左右思得正人匪朝升用伏望為國自厚副時所傾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啓

強至

伏審茂對制恩榮躋法從側聞異數竊林丹衷於皇聖辰若攷古道繩紮朝之遐武敬二閣以右文倬彼天漢之昭回揭為寶宇之自坦然帝制之明白祕厥宸篇之辭並延儒臣增重禁職居則備法座之清問出則苞德車之順游唯特傑材乃稱華選伏進某官氣涵渾厚道際醇深蚤踐積星之垣久提太史之筆綴應劉之賓客

方司朱邱之裁戔聽禹啓之謳歌遽際洪圖之續服首握東藩之舊進陞近侍之聯矧日月之親逢有風雲之盛會弼謏新政惟故事之甚明舒鬱元猷抑輿情之所改未修慶問先貺珍函過巽枉辭益銘謙矩永言感懌奚盡鋪論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啓

強至

幕府初開謂必收於豪峻辟書案上終無異於尋庸自應所知之求莫如茲舉之確旋叨成命增悚懦衷竊以陝服以西雍都為劇帥壓五路兵雄萬屯從來長人得自選士雖拍麾一定但專委於文書而綏御兩間亦與聞於論議參是幾事要之傑才若至甚愚無它可采驅馳州縣唯簿香期會之是知生長江湖何車甲訓齊之曾試乃冒從玉甲之選殊乖責實之宜非保任之使然曷

僥慶而及此也。蓋伏遇知府安撫龍圖，無求備請在
必行存心，辨明極力論置，始奏已光於疏，賤矧至再三
短能絕，敢於直明寧禪萬一第堅素守益，致舊聞待經
遠之談，使少知於方略，免陋儒之謂期，自奮於功名，庶
幾立身以報而已。

代問條

程密諫啓

強

至

被命中宸效官
時懼黷高明之
在廷懿文表世
樞庭之祕直中
議領袖百辟行
北之造以就生

代謝兩

制狀

強

至

南服門墻愈遠，慮遺冗外之蹤，感牒不
聽，仰惟坐鎮，俯順生經，恭以某官亮節
早紆賢業，自結主知，陞諫署之華班，兼
外荐歷明哲，惟均父母一州，猶鬱於清
副於具瞻，俛惟下僚，嘗備屬吏，庶終塊
成之恩。

祗奉明緝，就叨寵寄，京幾近服，邦漕重司，併集茂恩，驟
加庸品，切以爲國領計，須官得人，請輸中都不腴，民而
厚上澄亭，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足兼長，乃名宜職，苟
容竊位，曷弭公言，效局無堪，疎官有素，江淮勇任，曾靡
寧居，金穀主謀，恍迷舊習，豈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
蹤，此蓋伏遇某官言味借優，褒華引董，振拂汚滯，於憐
介處，震聞當宸之聰，遠復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
慎，厥脩，永矢捐軀，仰酬知已。

代韓符制到任謝史館想公啓

強

至

易甚難之道，任俾總外臺，得嘗失之，寵榮復聯內閣，云
初職事已懼，墮官於皇，奉朝分置，諸道惟北土，漕推
之，勳蓋軍須自昔之尤，煩錄頻年水沴之餘，顧民
力至今而未復，加用度之百出，無利源之一遺，宜得衣

冠之偉能者於金穀之要術因才以授於職乃安如某
者器無所容技有俱短蚤知忠誼之自勉晚喜功名之
可為大河以東全陝之右計符連領固當歷董於翰將
治狀絕稱曾莫少成於績效既有所試是云不能矧性
朔陸最曰要部豈宜煩使乃屬寡才省其由來何所自
得復此假人之寵良繇造物之私此蓋伏遇史館相公
百贊萬微更新百度宰論可否朝倫慘舒以後放之足求
靡尤人於既往雖匪功而亦用庶勤上於將來遂俾拙
疎訖叨甄擢敢不圖講長利澄清庶封弗穎聚斂之能
兼拊凋罷之俗固有貳事少酬大鈞

謝除校勘啓

祇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 國家古文寢昌聚書增廣
經始靈蘭之秘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厚然

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瘡於野彼雖小道
亦有可觀故裨官以芻蕘而弗遺詞賦比博弈而蒙幸
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為空廣內之策加倍而
後實乎求是聚精會神芟夷復重筆削為繆是以圖書
之府也 其比列星之居校讎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
力過繼 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則何
以辯 蜺之為字信魯魚之失真子雲沈思塵能宿職
安世默識乃為得人伏念放生質晦冥天機黥淺染人
偽而論 父求俗學以復初顛冥失圖荏苒過壯性不傷
生慨然 生之怨憎居甚畏言慕夷吾之老吃曩者按自
邊邑擢 甄膠庠經汧為通非有專門之效器不周用動
詒方柄 之譏 先皇帝志在育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
徒愴恨 於崔駟賜劍猶存尚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

筆斲髦工之比有所貴莫邪干將為其立斷惟是朽株
枯木獨以先容然而地寒者品常後人數奇者功不中
率顧惟以落甘觸報聞豈意死恩橫加弱植委蛇塵滓
濯質清法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覬望屈指默計儻十
失五而在茲靜言伏思是有幸會此蓋伏遇某官彌綸
帝載幹旋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揚事舉蓋
曲盡於所長底是庸虛冒于甄錄謹當思浚明之成德
勤款啓之淺聞砥節礪行以為脩臨淵履冰而申誠柔
瑜之景尚冀於晚收管廟之微無志於代價上酬洪造
次蒼厚知

與孫觀文啓

強 至

獨守陋邦三餘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杭筆之艱畏此簡
書若積道謝之歎恭惟節宣旦時若啓慶用康伏以某官

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個儻扶義不
功力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效巧歷
知其必然汚隆之期賢者蓋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
美為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曰襁龍章而無
溫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徇天宜其指芥帶而何疑寓道
遙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
終之義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賀致政少傅啓

強 至

伏審中詔推恩上臺得射參青宮六傳之貴保安車賜
几之榮休風穆然輿情仰止恭以某官全德邁種英猷
濟時士林以師保而允襄王室繫股肱而是賴雖大雅
作誦老成重於典刑而高賢所存功名付之天道由是
辭台鼎之機任即侯服而偃藩貌體之隆固弗遺於黃

髮止足之計乃獨得於素心遺塵垢於儻來即逍遙於物外揮金之樂不減於疏公掛車之榮足嗣於廣德竹帛所載今昔同符政聞英聲則深景行寓高門之地親長者之謀瞻仰之誠一二奚既

回登州知郡司判啓

蘇頌

嚮者某官奏南司之課膺中詔之褒進左曹於省聯頌與藩於海裔蓋切循良之選爰咨端諒之能自豕擁傳之去東居悵拊塵之坐隔懷鈆自窘未遑緘候之儀占牘不忘首辱惠存之問聆布條之伊始惟善俗之有方政務多聞福基衆厚伏以其官與學敏識峻節孤風得古人之清通爲來者之矩矱郡邑之政沛然謠於民言臺蘭之模凜乎肅於朝著才倚直繩之用遠膺半竹之行昔者由御史而爲省郎唐官謂之清望出諫官而補

郡守漢臣因而自陳矧惟碩哲之謨允協前良之美諒茲出守聊爲外資詠中和之詩已宣於主澤還顧問之列行奉於帝俞榮據顯華之塗允爲孤拙之庇適臨敝暑坐遠清言願遵御於氣冲冀宜符於善禱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蘇軾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綉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鑿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摸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

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
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
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
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執也遠方之鄙
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
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
之心是以羣朝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
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
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
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
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未使區
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
焉

謝應中制科啓

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
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
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
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林之未盡故詳於採
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
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
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
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遺士之所以為有
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
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
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
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夫方然後

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迫人少而自信洽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頭人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漸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

周之業為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勳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

賀揚龍圖啟

蘇軾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今朝廷之上號為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實與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籩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

愛君之至分伏白頭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
躡而繼去然一身之機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
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
隱憂以爲必得朴中憂國之人而人亦以辯智得君之
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
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
持銓衡實識宮冗以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効而
不爲虛名軼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才傾耳以聽願續書
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但以在外無
由至門踴躍之懷實負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元眷維隆莫奪已行之志士
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庶麻共增慶慰伏以懷安

天下之公患去就耳石予之所難世廢不知人更相笑而
道不勝欲私於爲白才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
捐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
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
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
於顏子存亡進退因心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
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
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徒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
其人伏惟致政觀之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
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
而節乃見縱使耄耋如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
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
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

受知最深聞道有白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
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
少慰輿情

賀呂副樞啟

蘇軾

伏審近膺告命入紉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
慰竊以古之為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
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
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為之
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
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
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
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
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貴推之不去凜

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彘羊而斬
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
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文太尉啟

蘇軾

伏審孚號撈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錢齋壇夷夏聳
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人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
遠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
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三川之豚
魚威加兩河草木身任休戚言為重輕始若留侯弱
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世與髮而亮武王既奉冊書益新
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項長纓約東何公軌流故道然
後入調伊傳之鼎歸躡孤喬之游輿論祈期斯言可必
載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還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六州下臨比激俗近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以公麗譙山川炳耀傳文烽於海
 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壯難名矣安庸之濫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中飽過足以知仁持借齒牙曲成
 羽翼軼敢不服勤等領一低畏簡書策蹇磨鈇少吝非常
 之遇息黜補劄斬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末知所指

謝中書舍人啓

蘇軾

起於貶所未及暮年擢
 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
 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

直周行凍參法從省躬無有彼
 之間實為風俗降替之漸必欲
 告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

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
 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
 韻而才不逮意獨盡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
 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亂兵之間
 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
 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
 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也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
 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聞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
 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
 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
 歎也予既與其子繼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
 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評
 其詩如此

題唐氏六家書後

蘇軾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躡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技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兒寒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讚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

謝賈朝奉啓

蘇軾

自蜀祖京幾四千里，携挈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佳醪，誰副橋公之約。官游歲祀，坐念涕流，未報不賞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交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雲來暮，不聞技雜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歡，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

蘇軾

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

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休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若之凡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

上參政侍郎啓

玉

安國

伏審參政侍郎被書法座贊政台司龜茲獻祥細神協望竊以海嶽形勢非聰明獨運之能安廟堂經綸盡聖賢相濟之成効是嬰承弼之重以底神人之和善巧控百工坐弭瘵官之患而外釐四鄙默銷猾夏之謀疇咨命世之豪仰稱代天之任幸千齡之胥契符憶壯之具

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精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莫知所為士民失措室家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後患可悼而國力既殫將三秦生齒存三舒慘之本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息以攘患保民為己任蓋

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搖巨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足獨平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相弔繼聞為渭師所敗潰遁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臣之重豈特司命王卒惟是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未召乃西陲不費之福載投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宜并不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

奪天命則會識之徒不勝 至幸引跛門仍無任歡欣祈
俟之極

謝館閣校勘啓

林 希

備自書局已忝下陳假職 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而終
信外彌懼以中慚撫已何堪 醜顏無措恭惟 本朝右
文之盛 列聖嚮儒之勤 悉聚前世之書遠侔治古之
烈雖禁中所覽別貯於太 清而秘閣所藏頗多於三館
並選髦俊俾資校讎百年 之間顧網羅遺逸之不暇四
庫之錄猶品類參差之不 齊固嘗訂正其舛訛又已撰
次其條目積有朽漬寢忘 本真爰自嘉祐以來始詔儒
臣更定就給筆札增置吏 負悉發廣內之藏兼訪名山
之副於是出於閭閻而 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
不窮所得益廣互抄以補 殘缺相校而除復重一新黃

恭惟某人文妙於古今行 孚於典策應不測之變而
制作若出間暇議非常之禮 而利害莫能動搖凜然名
聲播在夷貊北門持橐三朝 精潤色之功東府秉均多
士發稽留之歎側聞乎號畢 罄歡心矧憂患之餘生辱
品題之舊賜病骨未逢於起 癯朽株尚冀於噓枯引望
門闌但馳惆悵

賀諫院舍人啓

沈 括

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 茲材蒙知清論歸美竊以文
章辭令之選茲實法度風教 之原惟厚薄邪正之所歸
乃治亂盛衰之攸繫纂辭 既厚故能通物變之微贊指
坦明遂可格天下之動以至 論恩懇惻隱民疲俗之變
心由制簡嚴武夫悍卒之 奮氣蓋識通於用者則遇變
皆合言發於性者則感人 品深出特經綸之大猷茲惟

鼓舞之盛事矧欲流風之遠以古屬常施惠以趨時宜席
真賢上副明主恭以諫院全口人純賦學敏深資性原兼
來百善之長獨收高世之與言機靈深造於道德志力久
形於功名潤色鋪張固歸六手建明將順實稟素心謇
諤霜臺敢混衆人之諾諾進學聖訓力震太聲之懿欲
以樂育則休有成材之風以直筆則刊正後求之法振
翬雲漢垂光虹蜺遠近所傳皆紳交頌燦然述作將建
一家之言銳於討論庶追一代之業盛際南期於登賢
庶休行被於康功雅辱眷之什竊盛欣躍未遑慶覲先屈
眷辭深惟降挹之謙祇益張銘之實

賀蔡密學啓

張載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

能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
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

卷之風盡銷白簡之蠹凡擇諸儒而其契或容賤士於
其間並列承明之廬仰給太官之膳優游職業得惠意
以討論從容歲年可觀人之能否遂因奏課例進職名
方其始時可謂慎選至於希者何足道哉曩在治平之
初嘗預集賢之才召踰甚月遽講閱凶餘生僅存孤養
甫迫以茲再至功已垂成計其舊勞已實向有矧以平
時著令先進諸公必由大臣之薦論重加禁林之校試
尚須第等然始推恩而希憂患早衰荒唐不學以游吳
市莫獲異書未過蜀人安知奇字由趨走州縣之賤登
道家之蓬山脫鉤校簿書之煩窺上帝之冊府併為僥
倖徒速朝畿退思厥由何以致此茲乃伏遇留守司徒
侍郎台衡舊德杜稷元勳鴻鈞運乎至和以無弃物菁
義喜乎樂育固有遺材得由下邑之卑擢陪諸生之後

良以寅緣之舊迄茲亨會之成遂俾陋愚獲被嘉寵雖遠施者不以其報而自知者所以為明昔者西漢藏書之多天祿石渠號稱其最盛當時校文之士劉向揚雄得以於其中况今簡帙甚繁鉉槩未已願少假以時日庶得就其編摩豈惟平生多所未見實亦終老庶幾自娛譬夫就市閱書委身為吏較前賢而已幸冀夙志之可償區區之愚有在於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中制科啓

蘇轍

轍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羣起子奪相乘不意聖恩之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堪轍生於遠方有以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彊已而力行雖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計國位卑力薄自許過高言發

謹生事勢宜爾迨尋策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憚後害切以制策之及此又念利日之謂何罄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仰對言多迂闊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畏其選懦不勝將來二者之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輟之不才過乃由此然而訐切憤誅為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又有國之所樂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此蓋某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所恃以為無憂紛紜之所恃以為定論顛惟無似尚辱甄牧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賢制策所興世稱見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

詠德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
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為之深言抑其羣臣亦將有所不
悅轍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喜幸會
至

賀河陽文侍郎啓

蘇

轍

伏審方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
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
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此 朝廷所以遲
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瞻瞻於保釐之命顧惟出
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佚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
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
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太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
恐久安之未達

宋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